

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譯釋及相關問題考證

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教授
崔紅芬

摘 要

編號為 G21.055[10705]西夏文殘經藏甘肅省博物館，它是已故甘肅省博物館研究院陳炳應先生當年從古舊書刊中發現，後交由甘肅博物館收藏，現刊布在《中國藏西夏文獻》（第 16 冊）「甘肅編」中，刊布者將 G21.055[10705]殘經為《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實際上，它是由《普賢行願品疏》序和《普賢行願品》兩部分組成，經文中有不連續的 16 折頁的西夏文旁邊注有漢字。因《普賢行願品》的內容與漢文本基本一致，且大家都比較熟悉，故此不做考釋研究。本文僅對其「疏序」及相關問題進行譯釋考證，通過對疏序用詞的比較可以發現，西夏文譯本並沒有嚴格按照漢文本進行逐字翻譯，而是在理解漢文基礎上，結合西夏語的特點或當時習俗對一些文字進行了改動，存在一定特色。這既反映了西夏人希望以崇佛頌經來保佑國祚長久的美好願望，也彰顯國家佛教之興盛。「疏序」在俄藏黑水城漢文《普賢行願品》（TK-142）中也有保存，為金刻本。它是澄觀所述，澄觀是唐朝著名高僧，被尊崇為華嚴四祖，參與貞元年間《華嚴經》的翻譯，並為其作疏文十卷。《普賢行願品》、疏序不僅在唐朝流行，而且也傳入西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G21.055[10705]）雖版式和靈武出土的元印西夏文《華嚴經》相同，但其沒有帙號出現，結合經文中西夏字旁邊標注漢字等情況，我們可以確定其為單刻本或私刻本，不是用來收藏的，而是供信眾習誦佛經所用。

關鍵詞：甘肅博物館藏、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序、西夏文譯釋

一、前言

編號為 G21.055[10705]西夏文殘經現藏甘肅省博物館，它是已故甘肅省博物館研究院陳炳應先生當年從古舊書刊中發現，後交由甘肅博物館收藏，未標具體出土地點。現刊布在《中國藏西夏文獻》（第 16 冊）「甘肅編」中，刊布者將 G21.055[10705]殘經定名為《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以下簡稱《普賢行願品》），經折裝，黃麻紙，高 31.7 釐米，寬 12.2 釐米，上下雙欄，欄高 24.4 釐米，活字版，存經文 64 面，尾殘，約缺 5 面，面 6 行，行 17 字¹，經文中有不連續的 16 折頁的西夏文旁邊注有漢字。²實際上，西夏文殘經（G21.055[10705]）是由《普賢行願品》疏序和《普賢行願品》兩部分組成。《普賢行願品》於貞元年間由般若、澄觀等翻譯完成，澄觀作疏十卷解釋經文。《普賢行願品》被認為「是華嚴之關鍵修行之樞機」³，約在晚唐五代時期最後一品單獨流行。

《普賢行願品》也是西夏時期最為流行的佛經之一，⁴除國內藏品外，在俄藏黑水城西夏文和漢文文獻⁵、英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獻⁶中也有大量藏品，分為漢文刻本、西夏文刻本和金刻漢文本等。西夏文本的辨識自聶曆山始，他與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先生合作對《普賢行願品》進行解讀和研究。⁷對《普賢行願品》的正式著錄見戈爾巴喬娃和克恰諾夫的《西夏文寫本和刊本》之第 350 種，⁸此書中作者同時又把一個刻本蝴蝶裝西夏文《普賢行願品》誤斷為「西夏文學原著」，名為「到賢」，這是因為蝴蝶裝刻本首尾皆殘，僅在版口處保留了書題的簡稱「到賢」（實

¹ 筆者按，《中國藏西夏文獻》（冊 16）在介紹此經版式時，將經文字數誤定為 16 字，其實滿行應為 17 字。

² 寧夏大學、國家圖書館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冊 16），頁 32。

³ 道〔厄〕集，《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卷下），《大正藏》冊 46，第 1955 號，頁 1004 中 5。

⁴ 孟列夫著、王克孝譯，《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頁 5。

⁵ 俄藏西夏文佛教文獻第 92-96 號，西夏特藏 350 號為《普賢行願品》，有刻本蝴蝶裝，第 92-95 號，館冊 777、778、7125、3697、6372、6171、4350、2833、6874 號。有刻本經折裝，第 96 號，館冊 226、746 號，參見 E.И.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стр. 318-320. 漢文《普賢行願品》為刻本-經折裝，分甲、乙、丙、丁、戊等版本，共 24 個編號，7 個版本，即天盛十三年（1161）版（2 個單行印本）、乾祐二十年（1189）版（13 個單印本）、天慶三年（1196）（5 個單印本）以及大安十一年（1085）版、12 世紀上半期版和 12 世紀中期的版本（各有 1 個單印本），參見孟列夫著，王克孝譯，《黑城漢文遺書敘錄》，頁 5。

⁶ 編號為 or.12380-3084aRV(K.K.II.0232.cc.)和 or.12380-3084bRV(K.K.II.0232.cc.)等殘經是《普賢行願品》，參見崔紅芬，〈英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殘葉考釋〉，頁 182-183。另外，崔紅芬在新近結項的課題中考證另有 Or.12380-2964(K.K.II.0240.bb)、Or.12380-2968RV(K.K.)等 30 多件也為《普賢行願品》殘經。

⁷ 聶曆山、石濱純太郎，〈西夏語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Mayra”№2，國際佛教學研究所，1933 年。又見 Н.А.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т.1, стр.93.

⁸ З. И. Горбачё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стр.119.

47、夙救撻翁循散懈燧徧燧懈徧徧徧徧徧

字以一部之宏綱為此者盡無法門思故半

48、穢穢穢

如渡矣

49、叢叢叢叢叢叢叢 燧徧燧徧燧徧燧徧

首稽依歸真法界 光明遍照諸如來

50、燧徧燧徧燧徧燧徧 燧徧燧徧燧徧燧徧

普賢文殊海會尊 願玄妙之昧祐得

在西夏文與漢文對譯基礎上，對疏序進行翻譯並添加標點如下：

今朝真界，萬法依始。繞空有而絕相，入言象而無跡，妙有得時不有，真空得時不空；生滅得時真常，緣起得時相照。我佛所得，妙行真覺，閑淨塵習。夜寂萬化國壽，動功一虛中間；融萬刹以相攝，傳聲光以遠照。我皇依虛已得明悟，大安和穩。聖文掩（遮）百王，清（淳）風吹萬國；悟玄化以覺夢，得天真以性情。因此，不有大虛，故不可張無邊之照；不有真界，故無可明淨等虛空心也。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是窮盡義趣，了其源流。故廣閑至遠，繞攝幽邃，不可思議也。指其源，故情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玄不空；四句之火莫焚，萬法門內皆入；二際²¹而不一，動千變而非多；事理相貫雙除，以性融相可無盡；若秦鏡所相照，同（像）帝珠相遇攝；重重光融，歷歷等顯；因此，暫化圓功頃刻了，見佛境微塵中。諸佛心內眾生，新新作佛；眾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真。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竟；一味善經，空界盡亦無窮，語其定，故真昧而無心，然萬動而常寂；海湛真智，光攝（含）性空；星列（羅）法身，影顯心水；圓音非扣永常善，果海離念以心傳；萬行除照又齊修，漸正（頓）無礙又雙入。四心²²教廣，八難²³頓超，而一極宣高，二乘絕聽也。如其器者，百城聞味，一道依慧，明正為南，故方皆南也。益我為親（友），故人皆親（友）也。遇三毒與三

²¹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解釋為：「二際」，一涅槃際，二生死際，際者界之義。視生死涅槃有別際者，小乘也。大乘則生死即涅槃，本無際畔，見《華嚴經》（一）。

²²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解釋為：「四心」，慈悲喜舍之四無量心也。

²³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解釋為：「八難」，謂見佛聞法有障難八處也，又名八無暇，謂修道業無閒暇也。一地獄；二餓鬼；三畜生；四鬱單越（新作北拘盧洲），以樂報殊勝，而總無苦故也；五長壽天，色界無色界長壽安穩之處；六聾盲喑啞；七世智辨聰；八佛前佛後，二佛中間無佛法之處。

德圓，入一塵中一心淨；千化不變之思，萬境自然於道。與文殊之妙智合，以明顯初心；與普賢之玄門連，未曾有別體。失其趣，故餘劫中修勞苦緣；得其門，故等諸佛於一朝時。玄矣！妙矣！廣矣！大矣！盡具諸佛真諦，拔具明藏幽典；升慧日以除妄，扇慈風以長夏；性相之謀大圓，諸經之光彩成；于黎明正明，如勝淨於坐除，如渡矣。

然玄寫百千，幽關半掩。我皇治國，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傳來奉。東風入陽，渡西天國海以實奉；南印御書，北闕宗界以敬舉。明詔曰：授真明，重譯大句，光闡、增盛新義。澄觀，顧思其然有利，遇明盛時，使譯場詔承幽贊。蹈躍戰兢，反復愚思，露落天池，隨喜得百川味；塵布華嶽，無有千丈為高。

大方廣者所證法也；佛華嚴者證人者也。極虛空難量，體無邊際，「大」也；海水難飲盡，法門無盡，「方」也；碎塵刹難算，無功量者，「廣」也；離覺所覺，顯萬法之幽邃，「佛」也；壯麗萬行，榮耀眾德，「華」也；圓此行德，飾彼十身，「嚴」也；貫攝玄妙，成真光彩，「經典」也。

總此八字，以為一部之宏綱，此者無盡法門，故思半，如渡矣！

稽首依歸真法界，光明遍照諸如來；普賢文殊海會尊，願得昧資之玄妙。

三、不同版本《普賢行願品疏》序比較

除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G21.055[10705]）外，在俄藏黑水城漢文佛教文獻中也保存一篇金安亮在其亡妣百日之辰所刻《普賢行願品》（TK-142），金刻本，經折裝，共45折，91面，每面6行，行15字，上下雙邊，其中序文10折，澄觀述《普賢行願品疏》序後接《普賢行願品》，根據俄藏黑水城文獻圖版把此篇疏序添加標點列在下面，以方便與西夏文疏序的比較，同時將黑水城漢文本與《卍續藏經》收錄《貞元新譯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并序內容相比較，二者不同之處，列於注釋之中。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序》²⁴

太原府太²⁵ 崇福寺沙門 澄觀奉詔述

大哉真界，萬法資始。包空有而絕相，入言象而無跡，妙有得之而不有，真

²⁴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中國社科院民族所等編，《俄藏黑水城文獻》（冊3），頁217-230。

²⁵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大」字，頁471。

空得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真常，緣起得之而交映。我佛得之，妙踐真覺，廓淨塵習；寂寥於萬化之域，動用於一虛之中；融身剎以相含，流聲光以遐燭。我皇得之，靈鑒虛極，保合大和；聖文掩于百王，淳風吹於萬國；敷玄化以覺夢，垂天真以性情。是知，不有太²⁶虛，曷展無涯之照；不有真界，豈淨等空之心。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即窮斯旨趣，盡其源²⁷流，故恢廓宏遠，包納沖邃，不可得而思議矣！指其源²⁸也，情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玄不空。四句之火莫焚，萬法之門皆入；冥二際而不一，動千變而非多；事理交徹而雙亡，以性融相而無盡；若秦鏡之互照，猶帝珠之相含。重重交光，歷歷齊現，故得圓至功於頃刻，見佛境于塵毛。諸佛心內眾生，新新作佛；眾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真。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一毫之善，空界盡而無窮。語其定也，冥一如於²⁹無心，即萬動而恒寂；海湛真智，光含性空；星羅法身，影落心水；圓音非扣而長演，果海離念而心傳，萬行忘照而齊修，漸頓無礙³⁰而雙入。雖四心被廣，八難頓超，而一極唱高，二乘絕聽，當其器也。百城詢友，一道棲神，明正為南，方盡南矣！益我為友，人皆友焉。遇三毒而三德圓，入一塵而一心淨；千化不變其慮，萬境順通於道。契文殊之妙智，宛是初心；入普賢之玄門，曾無別體，失其旨也。徒修因於曠劫，得其門也。等諸佛於一朝，杳矣！妙矣！廣矣！大矣！實乃罄³¹諸佛之靈府，拔玄根之幽致；昇慧日以廓妄，扇慈風以長春；包性相之洪流，掩群經之光彩；豈唯明逾朝徹，靜越坐忘而已耶。然玄籍百千，幽關半掩。我皇御宇，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東風入律，西天輸越海之誠；南印御書，北闕獻朝宗之敬。特回明詔，再譯真經³²，光闡大猷³³增輝新理。澄觀顧多天幸，欽矚盛明，奉詔譯場，承旨幽贊。扞躍兢惕，三復竭愚，露滴天池，喜合百川之味；塵培³⁴華嶽，無增萬仞之高。

「大方廣」所證法也；「佛華嚴」能證人也。極虛空之可度，體無邊涯，「大」也；竭滄溟之可飲，法門無盡，「方」也；碎塵剎而可數，用無能測，「廣」也；離覺所覺，朗萬法之幽邃，「佛」也；芬敷萬行，榮耀眾德，「華」也；圓茲行德，飾彼十身，「嚴」也；貫攝玄妙，以成真光之彩，「經」也。

總斯七字，為一部之宏綱，則無盡法門，思過半矣。

²⁶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大」字，頁471。

²⁷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原」字，頁471。

²⁸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原」字，頁471。

²⁹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之」字，頁471。

³⁰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得」字，頁471。

³¹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聲」字，頁471。

³²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詮」字，頁471。

³³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獻」字，頁471。

³⁴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卷一并序為「陪」字，頁471。

稽首皈依真法界，光明遍照諸如來；普賢文殊海會尊，願得冥資贊玄妙。

此經南天竺國王手自書寫，梵本進奉大唐皇帝，于貞元十二年六月五日（796）奉詔，令長安崇福寺內譯，罽賓三藏般若宣梵文，沙門廣濟譯語，沙門圓照筆受，沙門智柔、智通回綴，沙門道弘、鑒虛潤文，沙門道章、大通校勘、證義，太原崇福寺沙門澄觀共道邃詳定。

通過對金刻本、西夏文本和《卍續藏》之《貞元新譯華嚴經行願品疏》序的比較可知，現存《卍續藏》與金刻本基本一致，僅個別字使用上稍有差異，參見注釋說明。

《卍續藏》本為《貞元新譯華嚴經疏》、敕太原府大崇福寺沙門澄觀述、對疏文十門內容概述、序文、疏文的順序，而金刻本則為《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序》、太原府太崇福寺沙門澄觀奉詔述、序文、對普門品傳譯情況介紹、《普賢行願品》經文的順序。西夏文本（G21.055[10705]）在格式結構上與金刻漢文本基本相同，即《大方廣佛華嚴 經典 普賢行願品 疏序》、序文、《普賢行願品》經文順序。西夏文本和金刻本採用直接疏序文接《普賢行願品》的形式說明《普賢行願品》的流行，西夏本可能受到金本影響。（參見下列圖表）

三個版本結構比較圖表：

西夏文 G21.055[10705]	金刻本漢文（TK-142）	《卍新續藏》第 227 號
_____	太原府太崇福寺沙門澄觀奉詔述	敕太原府大崇福寺沙門澄觀述
今朝真界，萬法依始……總此八字，以為一部之宏綱，此者無盡法門，故思半，如渡矣！	大哉真界，萬法資始……總斯七字，為一部之宏綱，則無盡法門，思過半矣。	大哉真界，萬法資始……總斯七字，為一部之宏綱，則無盡法門，思過半矣。
稽首依歸真法界，光明遍照諸如來；普賢文殊海會尊，願得昧資之玄妙。	稽首皈依真法界，光明遍照諸如來；普賢文殊海會尊，願得冥資贊玄妙。	稽首皈依真法界，光明遍照諸如來；普賢文殊海會尊，願得冥資贊玄妙。

西夏文 G21.055[10705]	金刻本漢文（TK-142）	《卍新續藏》第 227 號
——	此經南天竺國王手自書寫，梵本進奉大唐皇帝，于貞元十二年六月五日奉詔，令長安崇福寺內譯，闍賓三藏般若宣梵文，沙門廣濟譯語，沙門圓照筆受，沙門智柔、智通回綴，沙門道弘、鑿虛潤文，沙門道章、大通校勘、證義，太原崇福寺沙門澄觀共道邃詳定。	將釋經義，略啟十門。第一教起因緣；第二教門權實；第三所詮義理；第四辯定所宗；第五修證淺深；第六彰教體性；第七部類品會；第八流傳感通；第九釋經名題；第十隨文解釋。
《行願品》經文	《行願品》經文	《行願品》疏文

西夏文本在內容、用詞等方面又與漢文本存在一定的差異。首先，西夏文疏序沒有出現佛經傳譯的介紹，但從西夏文的翻譯可以看出，西夏文的譯者應該是瞭解《普賢行願品》的翻譯及疏序創造的經過。西夏文省去這兩部分內容可能與其譯者對序文某些地方的改變有一定關係。下面舉幾個例子說明西夏文與漢文本在用詞上的差異。

第一，西夏文本開始用「𐽄𐽅（今朝）」，即「今朝真界，萬法依始」，而未用漢文「大哉」，即「大哉真界，萬法資始」。「今朝」應當表示西夏，西夏人改為「今朝」是要表達一定的意思，他們把自己所在國家比作是「偉大極致的一真法界」，認為萬事萬物都要依靠它方能生起。這一詞語雖然有些狂傲，但也充分表明了西夏統治者崇佛之誠和民眾信仰之盛。

第二，漢文本「妙有得之而不有，真空得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真常，緣起得之而交映」，西夏文則譯為「妙有得時不有，真空得時不空，生滅得時真常，緣起得時相照」，西夏文直接把漢文「得之而」改譯為「得時」，我認為，詞語這一微小變化使得內容簡潔明瞭，而且也表達出譯經者對佛教辯證理解，比較符合西夏人好爽直率的性格。

第三，漢文「融身刹以相含，流聲光以遐燭」中「身刹」在西夏文則為「融萬刹以相攝，傳聲光以遠照」，西夏文用「萬刹」則想顯示西夏境內佛教塔寺之多。「燭」字則用西夏文「𐽄𐽅（照）」表示，「遠照」之意並不比「遐燭」遜色，體現西夏佛教信仰興盛，佛法弘傳廣遠，彰顯佛光普照世間之意。

第四，漢文「百城詢友」則用西夏文「百城聞味」，西夏人用「氣味相投」表

示「詢友」更加形象。那麼「百城詢友」的標準是什麼？西夏人認為只有「志趣相投」才是真正的朋友，可能與西夏生活風俗和判斷敵友的標準有密切關係。

第五，漢文「扇慈風以長春」，西夏文則改用「扇慈風以長夏」，漢文本「長春」被西夏譯者改為「長夏」，「夏」應該是指「西夏」，他們認為只要信佛頌經，就可得到佛陀的關照，在佛陀扇動慈悲的和風之下，才可以保佑國祚長久和人民昌盛。這也充分體現了西夏佛教信仰的世俗性和功利性。

第六，漢文「我皇御宇，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中的「重譯」西夏文用「重傳來奉」四個字，我認為西夏文本的「傳」字比漢文本的「譯」字更貼切，「重傳來奉」更明白無誤表達出《大方廣佛華嚴經》（40卷）先是由南天竺國王手自書寫，梵本進奉，後由大唐皇帝于貞元十二年（796）六月五日詔令罽賓三藏般若等諸多僧人翻譯的實際情況。簡單的四個字把金刻本《普賢行願品疏》序後的幾行附記的內容進行了交代，說明西夏譯經僧人比較瞭解《華嚴經》（40卷）傳譯的來龍去脈。

第七，漢文本「東風入律」中的「律」字在西夏文「東風入陽」中則改為「陽」。我認為西夏文改為「陽」字說明西夏文本借用了「律呂調陽」的典故。「律呂」是指給古代音樂定調所用的律管和呂管，共十二根管，將十二根管分為「六陰」和「六陽」兩組，六根單數的屬陽，叫「六律」，六根偶數屬陰，叫「六呂」。「律呂」即可以定時間，也可用來調物候的變化，叫做「律呂調陽」。在翻譯《普賢行願品疏》序時，西夏譯經者應是熟知「律呂調陽」的意思，所以在西夏文本中將「律」換成「陽」，意思則完全一致。但為什麼西夏人會換成「陽」字，估計和他們生活的環境和所處的氣候有著某種關係，西夏生活在今寧夏、陝北、甘肅河西走廊等處日照非常充分，他們對於陽光有著更為深刻的體會。

第八，漢文「總斯七字，為一部之宏綱」中「七字」在西夏文本中改為「八字」，我們知道漢文本《大方廣佛華嚴經》正好是七個字，而這一經名翻譯成西夏文則是「𑖑𑖒𑖓𑖔𑖕𑖖𑖗𑖘𑖙𑖚𑖛𑖜𑖝𑖞𑖟𑖠𑖡𑖢𑖣𑖤𑖥𑖦𑖧𑖨𑖩𑖪𑖫𑖬𑖭𑖮𑖯𑖰𑖱𑖲𑖳𑖴𑖵𑖶𑖷𑖸𑖹𑖺𑖻𑖼𑖽𑖾𑗀𑖿𑗁𑗂𑗃𑗄𑗅𑗆𑗇𑗈𑗉𑗊𑗋𑗌𑗍𑗎𑗏𑗐𑗑𑗒𑗓𑗔𑗕𑗖𑗗𑗘𑗙𑗚𑗛𑗜𑗝𑗞𑗟𑗠𑗡𑗢𑗣𑗤𑗥𑗦𑗧𑗨𑗩𑗪𑗫𑗬𑗭𑗮𑗯𑗰𑗱𑗲𑗳𑗴𑗵𑗶𑗷𑗸𑗹𑗺𑗻𑗼𑗽𑗾𑗿𑘀𑘁𑘂𑘃𑘄𑘅𑘆𑘇𑘈𑘉𑘊𑘋𑘌𑘍𑘎𑘏𑘐𑘑𑘒𑘓𑘔𑘕𑘖𑘗𑘘𑘙𑘚𑘛𑘜𑘝𑘞𑘟𑘠𑘡𑘢𑘣𑘤𑘥𑘦𑘧𑘨𑘩𑘪𑘫𑘬𑘭𑘮𑘯𑘰𑘱𑘲𑘳𑘴𑘵𑘶𑘷𑘸𑘹𑘺𑘻𑘼𑘽𑘾𑘿𑙀𑙁𑙂𑙃𑙄𑙅𑙆𑙇𑙈𑙉𑙊𑙋𑙌𑙍𑙎𑙏𑙐𑙑𑙒𑙓𑙔𑙕𑙖𑙗𑙘𑙙𑙚𑙛𑙜𑙝𑙞𑙟𑙠𑙡𑙢𑙣𑙤𑙥𑙦𑙧𑙨𑙩𑙪𑙫𑙬𑙭𑙮𑙯𑙰𑙱𑙲𑙳𑙴𑙵𑙶𑙷𑙸𑙹𑙺𑙻𑙼𑙽𑙾𑙿𑚀𑚁𑚂𑚃𑚄𑚅𑚆𑚇𑚈𑚉𑚊𑚋𑚌𑚍𑚎𑚏𑚐𑚑𑚒𑚓𑚔𑚕𑚖𑚗𑚘𑚙𑚚𑚛𑚜𑚝𑚞𑚟𑚠𑚡𑚢𑚣𑚤𑚥𑚦𑚧𑚨𑚩𑚪𑚫𑚬𑚭𑚮𑚯𑚰𑚱𑚲𑚳𑚴𑚵𑚷𑚶𑚸𑚹𑚺𑚻𑚼𑚽𑚾𑚿𑛀𑛁𑛂𑛃𑛄𑛅𑛆𑛇𑛈𑛉𑛊𑛋𑛌𑛍𑛎𑛏𑛐𑛑𑛒𑛓𑛔𑛕𑛖𑛗𑛘𑛙𑛚𑛛𑛜𑛝𑛞𑛟𑛠𑛡𑛢𑛣𑛤𑛥𑛦𑛧𑛨𑛩𑛪𑛫𑛬𑛭𑛮𑛯𑛰𑛱𑛲𑛳𑛴𑛵𑛶𑛷𑛸𑛹𑛺𑛻𑛼𑛽𑛾𑛿𑜀𑜁𑜂𑜃𑜄𑜅𑜆𑜇𑜈𑜉𑜊𑜋𑜌𑜍𑜎𑜏𑜐𑜑𑜒𑜓𑜔𑜕𑜖𑜗𑜘𑜙𑜚𑜛𑜜𑜝𑜞𑜟𑜠𑜡𑜢𑜣𑜤𑜥𑜦𑜧𑜨𑜩𑜪𑜫𑜬𑜭𑜮𑜯𑜰𑜱𑜲𑜳𑜴𑜵𑜶𑜷𑜸𑜹𑜺𑜻𑜼𑜽𑜾𑜿𑝀𑝁𑝂𑝃𑝄𑝅𑝆𑝇𑝈𑝉𑝊𑝋𑝌𑝍𑝎𑝏𑝐𑝑𑝒𑝓𑝔𑝕𑝖𑝗𑝘𑝙𑝚𑝛𑝜𑝝𑝞𑝟𑝠𑝡𑝢𑝣𑝤𑝥𑝦𑝧𑝨𑝩𑝪𑝫𑝬𑝭𑝮𑝯𑝰𑝱𑝲𑝳𑝴𑝵𑝶𑝷𑝸𑝹𑝺𑝻𑝼𑝽𑝾𑝿𑞀𑞁𑞂𑞃𑞄𑞅𑞆𑞇𑞈𑞉𑞊𑞋𑞌𑞍𑞎𑞏𑞐𑞑𑞒𑞓𑞔𑞕𑞖𑞗𑞘𑞙𑞚𑞛𑞜𑞝𑞞𑞟𑞠𑞡𑞢𑞣𑞤𑞥𑞦𑞧𑞨𑞩𑞪𑞫𑞬𑞭𑞮𑞯𑞰𑞱𑞲𑞳𑞴𑞵𑞶𑞷𑞸𑞹𑞺𑞻𑞼𑞽𑞾𑞿𑟀𑟁𑟂𑟃𑟄𑟅𑟆𑟇𑟈𑟉𑟊𑟋𑟌𑟍𑟎𑟏𑟐𑟑𑟒𑟓𑟔𑟕𑟖𑟗𑟘𑟙𑟚𑟛𑟜𑟝𑟞𑟟𑟠𑟡𑟢𑟣𑟤𑟥𑟦𑟧𑟨𑟩𑟪𑟫𑟬𑟭𑟮𑟯𑟰𑟱𑟲𑟳𑟴𑟵𑟶𑟷𑟸𑟹𑟺𑟻𑟼𑟽𑟾𑟿𑠀𑠁𑠂𑠃𑠄𑠅𑠆𑠇𑠈𑠉𑠊𑠋𑠌𑠍𑠎𑠏𑠐𑠑𑠒𑠓𑠔𑠕𑠖𑠗𑠘𑠙𑠚𑠛𑠜𑠝𑠞𑠟𑠠𑠡𑠢𑠣𑠤𑠥𑠦𑠧𑠨𑠩𑠪𑠫𑠬𑠭𑠮𑠯𑠰𑠱𑠲𑠳𑠴𑠵𑠶𑠷𑠸𑠺𑠹𑠻𑠼𑠽𑠾𑠿𑡀𑡁𑡂𑡃𑡄𑡅𑡆𑡇𑡈𑡉𑡊𑡋𑡌𑡍𑡎𑡏𑡐𑡑𑡒𑡓𑡔𑡕𑡖𑡗𑡘𑡙𑡚𑡛𑡜𑡝𑡞𑡟𑡠𑡡𑡢𑡣𑡤𑡥𑡦𑡧𑡨𑡩𑡪𑡫𑡬𑡭𑡮𑡯𑡰𑡱𑡲𑡳𑡴𑡵𑡶𑡷𑡸𑡹𑡺𑡻𑡼𑡽𑡾𑡿𑢀𑢁𑢂𑢃𑢄𑢅𑢆𑢇𑢈𑢉𑢊𑢋𑢌𑢍𑢎𑢏𑢐𑢑𑢒𑢓𑢔𑢕𑢖𑢗𑢘𑢙𑢚𑢛𑢜𑢝𑢞𑢟𑢠𑢡𑢢𑢣𑢤𑢥𑢦𑢧𑢨𑢩𑢪𑢫𑢬𑢭𑢮𑢯𑢰𑢱𑢲𑢳𑢴𑢵𑢶𑢷𑢸𑢹𑢺𑢻𑢼𑢽𑢾𑢿𑣀𑣁𑣂𑣃𑣄𑣅𑣆𑣇𑣈𑣉𑣊𑣋𑣌𑣍𑣎𑣏𑣐𑣑𑣒𑣓𑣔𑣕𑣖𑣗𑣘𑣙𑣚𑣛𑣜𑣝𑣞𑣟𑣠𑣡𑣢𑣣𑣤𑣥𑣦𑣧𑣨𑣩𑣪𑣫𑣬𑣭𑣮𑣯𑣰𑣱𑣲𑣳𑣴𑣵𑣶𑣷𑣸𑣹𑣺𑣻𑣼𑣽𑣾𑣿𑤀𑤁𑤂𑤃𑤄𑤅𑤆𑤇𑤈𑤉𑤊𑤋𑤌𑤍𑤎𑤏𑤐𑤑𑤒𑤓𑤔𑤕𑤖𑤗𑤘𑤙𑤚𑤛𑤜𑤝𑤞𑤟𑤠𑤡𑤢𑤣𑤤𑤥𑤦𑤧𑤨𑤩𑤪𑤫𑤬𑤭𑤮𑤯𑤰𑤱𑤲𑤳𑤴𑤵𑤶𑤷𑤸𑤹𑤺𑤻𑤼𑤽𑤾𑤿𑥀𑥁𑥂𑥃𑥄𑥅𑥆𑥇𑥈𑥉𑥊𑥋𑥌𑥍𑥎𑥏𑥐𑥑𑥒𑥓𑥔𑥕𑥖𑥗𑥘𑥙𑥚𑥛𑥜𑥝𑥞𑥟𑥠𑥡𑥢𑥣𑥤𑥥𑥦𑥧𑥨𑥩𑥪𑥫𑥬𑥭𑥮𑥯𑥰𑥱𑥲𑥳𑥴𑥵𑥶𑥷𑥸𑥹𑥺𑥻𑥼𑥽𑥾𑥿𑦀𑦁𑦂𑦃𑦄𑦅𑦆𑦇𑦈𑦉𑦊𑦋𑦌𑦍𑦎𑦏𑦐𑦑𑦒𑦓𑦔𑦕𑦖𑦗𑦘𑦙𑦚𑦛𑦜𑦝𑦞𑦟𑦠𑦡𑦢𑦣𑦤𑦥𑦦𑦧𑦨𑦩𑦪𑦫𑦬𑦭𑦮𑦯𑦰𑦱𑦲𑦳𑦴𑦵𑦶𑦷𑦸𑦹𑦺𑦻𑦼𑦽𑦾𑦿𑧀𑧁𑧂𑧃𑧄𑧅𑧆𑧇𑧈𑧉𑧊𑧋𑧌𑧍𑧎𑧏𑧐𑧑𑧒𑧓𑧔𑧕𑧖𑧗𑧘𑧙𑧚𑧛𑧜𑧝𑧞𑧟𑧠𑧡𑧢𑧣𑧤𑧥𑧦𑧧𑧨𑧩𑧪𑧫𑧬𑧭𑧮𑧯𑧰𑧱𑧲𑧳𑧴𑧵𑧶𑧷𑧸𑧹𑧺𑧻𑧼𑧽𑧾𑧿𑨀𑨁𑨂𑨃𑨄𑨅𑨆𑨇𑨈𑨉𑨊𑨋𑨌𑨍𑨎𑨏𑨐𑨑𑨒𑨓𑨔𑨕𑨖𑨗𑨘𑨙𑨚𑨛𑨜𑨝𑨞𑨟𑨠𑨡𑨢𑨣𑨤𑨥𑨦𑨧𑨨𑨩𑨪𑨫𑨬𑨭𑨮𑨯𑨰𑨱𑨲𑨳𑨴𑨵𑨶𑨷𑨸𑨹𑨺𑨻𑨼𑨽𑨾𑨿𑩀𑩁𑩂𑩃𑩄𑩅𑩆𑩇𑩈𑩉𑩊𑩋𑩌𑩍𑩎𑩏𑩐𑩑𑩒𑩓𑩔𑩕𑩖𑩗𑩘𑩙𑩚𑩛𑩜𑩝𑩞𑩟𑩠𑩡𑩢𑩣𑩤𑩥𑩦𑩧𑩨𑩩𑩪𑩫𑩬𑩭𑩮𑩯𑩰𑩱𑩲𑩳𑩴𑩵𑩶𑩷𑩸𑩹𑩺𑩻𑩼𑩽𑩾𑩿𑪀𑪁𑪂𑪃𑪄𑪅𑪆𑪇𑪈𑪉𑪊𑪋𑪌𑪍𑪎𑪏𑪐𑪑𑪒𑪓𑪔𑪕𑪖𑪗𑪘𑪙𑪚𑪛𑪜𑪝𑪞𑪟𑪠𑪡𑪢𑪣𑪤𑪥𑪦𑪧𑪨𑪩𑪪𑪫𑪬𑪭𑪮𑪯𑪰𑪱𑪲𑪳𑪴𑪵𑪶𑪷𑪸𑪹𑪺𑪻𑪼𑪽𑪾𑪿𑫀𑫁𑫂𑫃𑫄𑫅𑫆𑫇𑫈𑫉𑫊𑫋𑫌𑫍𑫎𑫏𑫐𑫑𑫒𑫓𑫔𑫕𑫖𑫗𑫘𑫙𑫚𑫛𑫜𑫝𑫞𑫟𑫠𑫡𑫢𑫣𑫤𑫥𑫦𑫧𑫨𑫩𑫪𑫫𑫬𑫭𑫮𑫯𑫰𑫱𑫲𑫳𑫴𑫵𑫶𑫷𑫸𑫹𑫺𑫻𑫼𑫽𑫾𑫿𑬀𑬁𑬂𑬃𑬄𑬅𑬆𑬇𑬈𑬉𑬊𑬋𑬌𑬍𑬎𑬏𑬐𑬑𑬒𑬓𑬔𑬕𑬖𑬗𑬘𑬙𑬚𑬛𑬜𑬝𑬞𑬟𑬠𑬡𑬢𑬣𑬤𑬥𑬦𑬧𑬨𑬩𑬪𑬫𑬬𑬭𑬮𑬯𑬰𑬱𑬲𑬳𑬴𑬵𑬶𑬷𑬸𑬹𑬺𑬻𑬼𑬽𑬾𑬿𑭀𑭁𑭂𑭃𑭄𑭅𑭆𑭇𑭈𑭉𑭊𑭋𑭌𑭍𑭎𑭏𑭐𑭑𑭒𑭓𑭔𑭕𑭖𑭗𑭘𑭙𑭚𑭛𑭜𑭝𑭞𑭟𑭠𑭡𑭢𑭣𑭤𑭥𑭦𑭧𑭨𑭩𑭪𑭫𑭬𑭭𑭮𑭯𑭰𑭱𑭲𑭳𑭴𑭵𑭶𑭷𑭸𑭹𑭺𑭻𑭼𑭽𑭾𑭿𑮀𑮁𑮂𑮃𑮄𑮅𑮆𑮇𑮈𑮉𑮊𑮋𑮌𑮍𑮎𑮏𑮐𑮑𑮒𑮓𑮔𑮕𑮖𑮗𑮘𑮙𑮚𑮛𑮜𑮝𑮞𑮟𑮠𑮡𑮢𑮣𑮤𑮥𑮦𑮧𑮨𑮩𑮪𑮫𑮬𑮭𑮮𑮯𑮰𑮱𑮲𑮳𑮴𑮵𑮶𑮷𑮸𑮹𑮺𑮻𑮼𑮽𑮾𑮿𑯀𑯁𑯂𑯃𑯄𑯅𑯆𑯇𑯈𑯉𑯊𑯋𑯌𑯍𑯎𑯏𑯐𑯑𑯒𑯓𑯔𑯕𑯖𑯗𑯘𑯙𑯚𑯛𑯜𑯝𑯞𑯟𑯠𑯡𑯢𑯣𑯤𑯥𑯦𑯧𑯨𑯩𑯪𑯫𑯬𑯭𑯮𑯯𑯰𑯱𑯲𑯳𑯴𑯵𑯶𑯷𑯸𑯹𑯺𑯻𑯼𑯽𑯾𑯿𑰀𑰁𑰂𑰃𑰄𑰅𑰆𑰇𑰈𑰉𑰊𑰋𑰌𑰍𑰎𑰏𑰐𑰑𑰒𑰓𑰔𑰕𑰖𑰗𑰘𑰙𑰚𑰛𑰜𑰝𑰞𑰟𑰠𑰡𑰢𑰣𑰤𑰥𑰦𑰧𑰨𑰩𑰪𑰫𑰬𑰭𑰮𑰯𑰰𑰱𑰲𑰳𑰴𑰵𑰶𑰷𑰸𑰹𑰺𑰻𑰼𑰽𑰾𑰿𑱀𑱁𑱂𑱃𑱄𑱅𑱆𑱇𑱈𑱉𑱊𑱋𑱌𑱍𑱎𑱏𑱐𑱑𑱒𑱓𑱔𑱕𑱖𑱗𑱘𑱙𑱚𑱛𑱜𑱝𑱞𑱟𑱠𑱡𑱢𑱣𑱤𑱥𑱦𑱧𑱨𑱩𑱪𑱫𑱬𑱭𑱮𑱯𑱰𑱱𑱲𑱳𑱴𑱵𑱶𑱷𑱸𑱹𑱺𑱻𑱼𑱽𑱾𑱿𑲀𑲁𑲂𑲃𑲄𑲅𑲆𑲇𑲈𑲉𑲊𑲋𑲌𑲍𑲎𑲏𑲐𑲑𑲒𑲓𑲔𑲕𑲖𑲗𑲘𑲙𑲚𑲛𑲜𑲝𑲞𑲟𑲠𑲡𑲢𑲣𑲤𑲥𑲦𑲧𑲨𑲩𑲪𑲫𑲬𑲭𑲮𑲯𑲰𑲱𑲲𑲳𑲴𑲵𑲶𑲷𑲸𑲹𑲺𑲻𑲼𑲽𑲾𑲿𑳀𑳁𑳂𑳃𑳄𑳅𑳆𑳇𑳈𑳉𑳊𑳋𑳌𑳍𑳎𑳏𑳐𑳑𑳒𑳓𑳔𑳕𑳖𑳗𑳘𑳙𑳚𑳛𑳜𑳝𑳞𑳟𑳠𑳡𑳢𑳣𑳤𑳥𑳦𑳧𑳨𑳩𑳪𑳫𑳬𑳭𑳮𑳯𑳰𑳱𑳲𑳳𑳴𑳵𑳶𑳷𑳸𑳹𑳺𑳻𑳼𑳽𑳾𑳿𑴀𑴁𑴂𑴃𑴄𑴅𑴆𑴇𑴈𑴉𑴊𑴋𑴌𑴍𑴎𑴏𑴐𑴑𑴒𑴓𑴔𑴕𑴖𑴗𑴘𑴙𑴚𑴛𑴜𑴝𑴞𑴟𑴠𑴡𑴢𑴣𑴤𑴥𑴦𑴧𑴨𑴩𑴪𑴫𑴬𑴭𑴮𑴯𑴰𑴱𑴲𑴳𑴴𑴵𑴶𑴷𑴸𑴹𑴺𑴻𑴼𑴽𑴾𑴿𑵀𑵁𑵂𑵃𑵄𑵅𑵆𑵇𑵈𑵉𑵊𑵋𑵌𑵍𑵎𑵏𑵐𑵑𑵒𑵓𑵔𑵕𑵖𑵗𑵘𑵙𑵚𑵛𑵜𑵝𑵞𑵟𑵠𑵡𑵢𑵣𑵤𑵥𑵦𑵧𑵨𑵩𑵪𑵫𑵬𑵭𑵮𑵯𑵰𑵱𑵲𑵳𑵴𑵵𑵶𑵷𑵸𑵹𑵺𑵻𑵼𑵽𑵾𑵿𑶀𑶁𑶂𑶃𑶄𑶅𑶆𑶇𑶈𑶉𑶊𑶋𑶌𑶍𑶎𑶏𑶐𑶑𑶒𑶓𑶔𑶕𑶖𑶗𑶘𑶙𑶚𑶛𑶜𑶝𑶞𑶟𑶠𑶡𑶢𑶣𑶤𑶥𑶦𑶧𑶨𑶩𑶪𑶫𑶬𑶭𑶮𑶯𑶰𑶱𑶲𑶳𑶴𑶵𑶶𑶷𑶸𑶹𑶺𑶻𑶼𑶽𑶾𑶿𑷀𑷁𑷂𑷃𑷄𑷅𑷆𑷇𑷈𑷉𑷊𑷋𑷌𑷍𑷎𑷏𑷐𑷑𑷒𑷓𑷔𑷕𑷖𑷗𑷘𑷙𑷚𑷛𑷜𑷝𑷞𑷟𑷠𑷡𑷢𑷣𑷤𑷥𑷦𑷧𑷨𑷩𑷪𑷫𑷬𑷭𑷮𑷯𑷰𑷱𑷲𑷳𑷴𑷵𑷶𑷷𑷸𑷹𑷺𑷻𑷼𑷽𑷾𑷿𑸀𑸁𑸂𑸃𑸄𑸅𑸆𑸇𑸈𑸉𑸊𑸋𑸌𑸍𑸎𑸏𑸐𑸑𑸒𑸓𑸔𑸕𑸖𑸗𑸘𑸙𑸚𑸛𑸜𑸝𑸞𑸟𑸠𑸡𑸢𑸣𑸤𑸥𑸦𑸧𑸨𑸩𑸪𑸫𑸬𑸭𑸮𑸯𑸰𑸱𑸲𑸳𑸴𑸵𑸶𑸷𑸸𑸹𑸺𑸻𑸼𑸽𑸾𑸿𑹀𑹁𑹂𑹃𑹄𑹅𑹆𑹇𑹈𑹉𑹊𑹋𑹌𑹍𑹎𑹏𑹐𑹑𑹒𑹓𑹔𑹕𑹖𑹗𑹘𑹙𑹚𑹛𑹜𑹝𑹞𑹟𑹠𑹡𑹢𑹣𑹤𑹥𑹦𑹧𑹨𑹩𑹪𑹫𑹬𑹭𑹮𑹯𑹰𑹱𑹲𑹳𑹴𑹵𑹶𑹷𑹸𑹹𑹺𑹻𑹼𑹽𑹾𑹿𑺀𑺁𑺂𑺃𑺄𑺅𑺆𑺇𑺈𑺉𑺊𑺋𑺌𑺍𑺎𑺏𑺐𑺑𑺒𑺓𑺔𑺕𑺖𑺗𑺘𑺙𑺚𑺛𑺜𑺝𑺞𑺟𑺠𑺡𑺢𑺣𑺤𑺥𑺦𑺧𑺨𑺩𑺪𑺫𑺬𑺭𑺮𑺯𑺰𑺱𑺲𑺳𑺴𑺵𑺶𑺷𑺸𑺹𑺺𑺻𑺼𑺽𑺾𑺿𑻀𑻁𑻂𑻃𑻄𑻅𑻆𑻇𑻈𑻉𑻊𑻋𑻌𑻍𑻎𑻏𑻐𑻑𑻒𑻓𑻔𑻕𑻖𑻗𑻘𑻙𑻚𑻛𑻜𑻝𑻞𑻟𑻠𑻡𑻢𑻣𑻤𑻥𑻦𑻧𑻨𑻩𑻪𑻫𑻬𑻭𑻮𑻯𑻰𑻱𑻲𑻳𑻴𑻵𑻶𑻷𑻸𑻹𑻺𑻻𑻼𑻽𑻾𑻿𑼀𑼁𑼂𑼃𑼄𑼅𑼆𑼇𑼈𑼉𑼊𑼋𑼌𑼍𑼎𑼏𑼐𑼑𑼒𑼓𑼔𑼕𑼖𑼗𑼘𑼙𑼚𑼛𑼜𑼝𑼞𑼟𑼠𑼡𑼢𑼣𑼤𑼥𑼦𑼧𑼨𑼩𑼪𑼫𑼬𑼭𑼮𑼯𑼰𑼱𑼲𑼳𑼴𑼵𑼶𑼷𑼸𑼹𑼺𑼻𑼼𑼽𑼾𑼿𑽀𑽁𑽂𑽃𑽄𑽅𑽆𑽇𑽈𑽉𑽊𑽋𑽌𑽍𑽎𑽏𑽐𑽑𑽒𑽓𑽔𑽕𑽖𑽗𑽘𑽙𑽚𑽛𑽜𑽝𑽞𑽟𑽠𑽡𑽢𑽣𑽤𑽥𑽦𑽧𑽨𑽩𑽪𑽫𑽬𑽭𑽮𑽯𑽰𑽱𑽲𑽳𑽴𑽵𑽶𑽷𑽸𑽹𑽺𑽻𑽼𑽽𑽾𑽿𑾀𑾁𑾂𑾃𑾄𑾅𑾆𑾇𑾈𑾉𑾊𑾋𑾌𑾍𑾎𑾏𑾐𑾑𑾒𑾓𑾔𑾕𑾖𑾗𑾘𑾙𑾚𑾛𑾜𑾝𑾞𑾟𑾠𑾡𑾢𑾣𑾤𑾥𑾦𑾧𑾨𑾩𑾪𑾫𑾬𑾭𑾮𑾯𑾰𑾱𑾲𑾳𑾴𑾵𑾶𑾷𑾸𑾹𑾺𑾻𑾼𑾽𑾾𑾿𑿀𑿁𑿂𑿃𑿄𑿅𑿆𑿇𑿈𑿉𑿊𑿋𑿌𑿍𑿎𑿏𑿐𑿑𑿒𑿓𑿔𑿕𑿖𑿗𑿘𑿙𑿚𑿛𑿜𑿝𑿞𑿟𑿠𑿡𑿢𑿣𑿤𑿥𑿦𑿧𑿨𑿩𑿪𑿫𑿬𑿭𑿮𑿯𑿰𑿱𑿲𑿳𑿴𑿵𑿶𑿷𑿸𑿹𑿺𑿻𑿼𑿽𑿾𑿿𑀀𑀁𑀂𑀃𑀄𑀅𑀆𑀇𑀈𑀉𑀊𑀋𑀌𑀍𑀎𑀏𑀐𑀑𑀒𑀓𑀔𑀕𑀖𑀗𑀘𑀙𑀚𑀛𑀜𑀝𑀞𑀟𑀠𑀡𑀢𑀣𑀤𑀥𑀦𑀧𑀨𑀩𑀪𑀫𑀬𑀭𑀮𑀯𑀰𑀱𑀲𑀳𑀴𑀵𑀶𑀷𑀸𑀹𑀺𑀻𑀼𑀽𑀾𑀿𑁀𑁁𑁂𑁃𑁄𑁅𑁆𑁇𑁈𑁉𑁊𑁋𑁌𑁍𑁎𑁏𑁐𑁑𑁒𑁓𑁔𑁕𑁖𑁗𑁘𑁙𑁚𑁛𑁜𑁝𑁞𑁟𑁠𑁡𑁢𑁣𑁤𑁥𑁦𑁧𑁨𑁩𑁪𑁫𑁬𑁭𑁮𑁯𑁰𑁱𑁲𑁳𑁴𑁵𑁶𑁷𑁸𑁹𑁺𑁻𑁼𑁽𑁾𑁿𑂀𑂁𑂂𑂃𑂄𑂅𑂆𑂇𑂈𑂉𑂊𑂋𑂌𑂍𑂎𑂏𑂐𑂑𑂒𑂓𑂔𑂕𑂖𑂗𑂘𑂙𑂚𑂛𑂜𑂝𑂞𑂟𑂠𑂡𑂢𑂣𑂤𑂥𑂦𑂧𑂨𑂩𑂪𑂫𑂬𑂭𑂮𑂯𑂰𑂱𑂲𑂳𑂴𑂵𑂶𑂷𑂸𑂺𑂹𑂻𑂼𑂽𑂾𑂿𑃀𑃁𑃂𑃃𑃄𑃅𑃆𑃇𑃈𑃉𑃊𑃋𑃌𑃍

四、西夏文本《普賢行願品疏》序翻譯

(一)《普賢行願品疏》序撰寫

《普賢行願品疏》序是澄觀所述，澄觀唐朝高僧，被尊崇為華嚴四祖。他年幼出家，及長多處遊學拜師，對律學、禪宗、三論、天臺、華嚴各宗教義都有研習，又精通經傳、子、史、小學、爾雅、天竺悉曇、諸部異執、五明和密咒儀軌等，之後以弘揚華嚴為主。澄觀曾協助般若翻譯《華嚴經》後四十分，在其翻譯完成之後，澄觀奉命為單獨流行的《普賢行願品》(一卷)作疏以注經，可見，《普賢行願品》翻譯完成之後，其注疏也隨後完成，解釋佛經，促進佛經的流行。

俄藏黑水城金刻本序文提到「貞元十二年(796)六月五日奉詔令長安崇福寺內譯，罽賓三藏般若宣梵文……太原崇福寺沙門澄觀共道邃詳定」，但翻譯完成的時間沒有提及。

《宋高僧傳》卷五載：「(貞元)七年，河東節度使李公自良復請於崇福寺講，德宗降中使李輔光宣詔入都，與罽賓三藏般若譯烏荼國王所進《華嚴》後分四十卷，觀苦辭，請明年入，敕允。及具行，至蒲津，中令梁公留安居，遂於中條山棲岩寺住……五月，內中使霍仙鳴傳宣催入。觀至，帝頗敦重，延入譯場刊正。又詔令造疏，遂于終南草堂寺編成十卷，進呈，敕令兩街各講一遍為疏。」³⁵這段記載時間不是很明晰，卻反映出唐德宗聞澄觀名聲，詔其入京師，與般若一起翻譯《華嚴經》(四十卷)，在其翻譯完成之後，又奉命作疏文注釋經文。

那麼，《普賢行願品》何時翻譯完成？《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記載：「貞元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進奉梵夾，十二年六月五日奉詔于長安崇福寺譯，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譯畢，進上。」³⁶

《法界宗五祖略記》也載：「貞元七年，河東節度使李自良請師於崇福寺講新疏，德宗聞其風，遣中使李輔光宣詔入都，問佛法大意。貞元十二年宣河東節度使、禮部尚書李誦，備禮迎師入京，詔同罽賓三藏般若翻譯烏荼國所進《華嚴》後分梵夾，師承睿旨，於元月五日為始翻譯，帝親預譯場……至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譯就，共四十卷，進上。是年四月，帝生誕，詔請師於麟德殿，開示新譯《華嚴》宗旨，群臣大集。師升高坐說曰：『我皇御宇，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特回明詔，再譯真詮。觀願多天幸，承旨幽贊，極虛空之可度體無邊涯，大也。竭滄溟而可欽，法門無盡，方也。碎塵刹而可數，用無能測，廣也。離覺所覺，朗萬法之幽邃，佛也。芬敷

³⁵ 贊寧撰、範祥雍點校，《宋高僧傳》，頁 106。

³⁶ 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藏》冊 10，第 293 號，頁 848 下 14。

萬行，榮耀眾德，華也。圓茲形德，飾彼十身，嚴也。貫攝玄妙，以成真光之彩，經也。總斯經題之七字，乃為一部之宏綱，將契本性，非行莫階，故說普賢無邊勝行，行起解絕。智證圓明，無礙融通，現前受用。」帝大悅，贊曰：「妙哉言乎，微而且顯，賜紫衲方袍，禮為教授和尚。」五月遣中使霍仙鳴，傳宣催入，詔令造新譯《華嚴》後分經疏。師奉旨述後分疏十卷，《行願品經別行疏》一卷。貞元十五年，詔受鎮國大師號，進天下大僧錄。四月帝誕節，敕有司備儀輦迎教授和尚入內殿，闡揚大經。」³⁷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七載：「今此《花嚴》梵夾，自彼烏茶國主手自書寫，乘航架海發使獻來，是知法王御曆不貴異貨珠珍，信重大乘以佛法僧而為上寶，斯乃拯拔淪溺，能證菩提。以貞元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八日，屈于長安進奉明主。帝覽所奏，深生信焉，文字既殊，事須翻譯。般若三藏即其人焉……十年三月發趨清涼巡禮五台至於秋首，十一年四月還至上都……聖上尊崇翻經於崇福，代有今古正統全殊，四國欽風，萬方仰德，是日也爰初經題名曰：《大方廣佛花嚴經》卷第一《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至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進上，罽賓國三藏賜紫沙門般若宣梵文，東都天宮寺沙門廣濟譯語，西明寺賜紫沙門圓照筆受，保壽寺沙門智柔、智通回綴，成都府正覺寺沙門道弘、章敬寺沙門鑒靈潤文，大覺寺沙門道章檢勘證義，千福寺沙門大通證禪義，大原府崇福寺沙門澄觀、千福寺沙門靈邃詳定。」³⁸

從上述記載可知，《普賢行願品》是在貞元十四年（798）翻譯完成，澄觀隨即奉詔作疏並於貞元十五年（799）寫完。《普賢行願品》因疏釋經文不僅在唐朝流行，對以後朝代也產生很多影響。

（二）西夏文本《普賢行願品》翻譯

《華嚴經》及《普賢行願品》等傳入西夏並被翻譯成西夏文，從現有出土資料可知，俄藏《大方廣佛華嚴經》（館冊第 349、321、334、8326、335、339、318、319、325、332 號）等眾多殘經都提到秉承（尊號「德成國主福盛民正大明皇帝嵬名」）和其母（尊號「天生全能祿番祐聖正國皇太后梁氏」、「天生全能祿番式法正國皇太后梁氏」）御譯，可以說《華嚴經》最晚在秉常時期被翻譯成西夏文。現存明刻本漢文《華嚴懺儀》卷四十二談到「大夏國弘揚華嚴諸師」弘揚華嚴經疏鈔的具體情況：「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講經律論重譯諸經正趣淨戒鮮卑真義國師；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傳譯經者救脫三藏魯布智雲國師；……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蘭山雲岩慈恩寺流通懺法護國一行慧覺法師。」³⁹

³⁷ 《華嚴法界玄鏡、注華嚴法界觀門、法界宗五祖略記、賢首五教義開蒙》，頁 164-166。

³⁸ 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大正藏》冊 55，第 2157 號，頁 894 上 10。

³⁹ 慧覺，《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卍續藏》冊 74，第 1470 號，頁 355 下 8。

我們結合國圖藏西夏文《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前木刻版畫「西夏譯經圖」、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敦煌壁畫題記等史料考證對《華嚴懺儀》中魯布智雲和鮮卑真義國師進行考證，魯布智雲與白智光一起譯經，是秉常時期的僧人，之前的鮮卑真義應更早些，即在諒祚或元昊時期，可以說西夏華嚴諸師傳承始於諒祚或元昊時期，並貫穿西夏國祚始終。西夏不僅有帝師印造華嚴疏鈔，而且國師開示演說疏鈔。⁴⁰可以確定，《華嚴經》或《普賢行願品》在諒祚、秉常時翻譯成西夏文，境內漢文本和西夏文本共同流行，疏序大概也在同時翻譯完成。

五、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版式

刊布者將西夏文《普賢行願品》(G21.055[10705])定為活字本，那麼此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又是何時何地由誰負責印刷的呢？雖宋人畢昇發明泥活字，元朝王楨創制木活字，造活字印書法，但很難見到宋代活字印刷書籍。學界認為在黑水城、武威、靈武和銀川等地出土了一些泥、木活字版的西夏文佛經，學者認為，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泥活字版《維摩詰所說經》(上中下卷)是佛經是現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後來，武威新華鄉亥母洞遺址出土的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下卷，經折裝，每折 7 行，行 17 字)為同一版的泥活字印本，⁴¹牛達生認為此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是西夏後期印本。而拜寺溝方塔出土的九冊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續》(蝴蝶裝，每半頁 10 行，行 22 字)是最早的木活字佛經，為仁孝時期的印本。此外，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還有《德行集》(蝴蝶裝，每面 7 行，行 14 字)、《大乘百法明鏡集》(經折裝，每折 8 行，行 23 字)等也是木活字印本，活字印本早在西夏、宋代就已經出現。⁴²

因刊布者將 G21.055[10705]定為活字版，這使我們不由自主地聯想到 1917 年在寧夏靈武出土活字本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80 卷)，二者之間是否有一定關聯？靈武出土佛經內容豐富，出土後部分佛經便遭到散失，直至 1929 年大部分佛經入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另有少數經卷由甘肅、寧夏、日本等有關部門及個人收藏，現將各家收藏及複刻本加在一起計有近 80 冊，這近 80 冊西夏文佛經為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大方廣佛華嚴經》，其版式多為每折 6 行，行 17 字，有帙號，也有不同的版本。⁴³ 20 世紀 30 年代，羅福萇先生最早提出《華嚴經》為活字版佛

⁴⁰ 筆者考證慧覺為西夏遺民，在蒙元時期出家為僧，參見崔紅芬，〈西夏遺僧「慧覺」考略〉，頁 47-57。

⁴¹ 史金波，〈千年活字印刷史概說〉，頁 39-44。

⁴² 牛達生，〈西夏活字版印本及其特點和價值〉，頁 71。史金波，〈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頁 67-68。

⁴³ 靈武出土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的收藏地不同，故此分別刊布在《中國藏西夏文獻》之冊 6-12

經，之後日本藤枝晃、西田龍雄及中國王靜如、史金波、牛達生等先生都延續此說，並從不同方面論證了靈武出土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是元印木活字本。

我們把甘博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G21.055[10705])、靈武出土的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英藏黑水城西夏文和俄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進行比對，可知，西夏文《普賢行願品》(G21.055[10705]) (刻本經折裝，每折 6 行，行 17 字) 與俄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刻本蝴蝶裝，行 15 或 16 字，刻本經折裝，行 14 字) 和英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經折裝，行 14 字或 15 字) 版式不同，而與靈武出土編號為 B11.064[3.01]西夏文《華嚴經》基本一致，與靈武出土編號為 B11.062[3.15/3.16]西夏文《華嚴經》版式、字跡不同，將圖版列於下面，以方便比較。

311-1002(3.1) 西夏文活字本，大方廣普賢行願品



靈武出土 B11.064[3.01]
木活字《華嚴經》

311-1002(3.16) 西夏文活字本，大方廣普賢行願品



靈武出土 B11.062[3.15/3.16]
泥活字《華嚴經》



甘肅省博物館藏 G21.055[10705] 《普賢行願品》

621-1029(7.21) 西夏文活字本，維摩詰經



621-1029(7.21) 西夏文活字本，維摩詰經



武威出土《維摩詰經》
G31.029[6725]

「北京編」、第 13 冊「寧夏編」和第 16 冊「甘肅編」中。藏于日本的見西田龍雄著《西夏文華嚴經》(冊 1-2)。

王國維先生根據元刊西夏文《華嚴經》殘卷的書跡紙墨並與西夏所刻《掌中珠》殊（去掉）和《大宗地玄天本論》卷三末載元大德十年松江府僧錄《管主八願文》相比較，將靈武出土佛經定為元大德河西字（即西夏字）刊本，並認為這批佛經是由管主八負責刊印的。⁴⁴

管主八元代河西僧人，主持雕印包括河西字大藏經在內的不同文字版大藏經。河西字大藏經的刻印始於忽必烈時期，成宗即位初年曾一度罷刻河西字藏經板，《元史》載：「罷宣政院所刻河西藏經板。」⁴⁵既罷則有，成宗罷停河西字大藏經不久元又在杭州重開雕印，到仁宗時河西字大藏經全部雕印完畢，共 3620 卷。

日本善福寺所藏元平江路磧沙延聖寺刊《大宗地玄文本論》卷三末尾有大德十年（1306）松江府僧錄管主八之發願文，記載了在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萬壽寺刊刻河西字，即西夏文大藏經三千六百二十餘卷之事：

上師、三寶、佛法加持之德，皇帝、太子、諸位覆護之恩，管主八誓報四恩，流通正教，累年發心，印施漢本大藏經五十餘藏⁴⁶，四大部經三十餘部，《華嚴》大經一千餘部，經律論疏鈔五百餘部⁴⁷，華嚴道場懺儀百餘部，《焰口施食儀軌》三千餘部，梁皇寶懺、藏經目錄、諸雜不計其數。金銀字書寫《大華嚴》、《法華》等經，共計百卷。裝嚴佛像，金彩供儀，刊施佛像、圖本，齋供十萬餘僧，開建傳法講席，日逐自誦《大華嚴經》一百部，心願未周，欽睹聖旨，於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萬壽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經板三千六百二十餘卷，華嚴諸經懺板，至大德六年完備。管主八欽此勝緣，印造三十餘藏，及《華嚴》大經、梁皇寶懺、華嚴道場懺儀各百餘部、《焰口施食儀軌》千有餘部，施于寧夏、永昌等路寺院，永遠流通。⁴⁸

《磧砂藏》影印本「遵」字函《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卷九末題記（按照經題結尾處格式錄文，並添加標點符號）記載了管主八負責刊印佛經事業，所印河西字大藏經包括《華嚴經》：「皇帝太子福蔭之恩，管主八累年發心，印施漢本、河西字大藏經八十餘藏，《華嚴》諸經懺、佛圖等、西蕃字三十餘件經文外，近見平江路磧砂延聖寺大藏經板未完，施中統鈔貳佰定及募緣雕刊，未及一年，已滿千有餘卷……大德十年丙午臘八日 宣授松江府僧錄廣福大師 管主八謹題。」⁴⁹

⁴⁴ 王國維著、彭林整理：《觀堂集林》，頁 519-520。

⁴⁵ 宋濂等撰，《元史》卷 18，頁 389。

⁴⁶ 山西崇善寺藏本「踐」字函《大宗地玄文本論》卷三刊記作「漢文大藏經三十餘藏」。

⁴⁷ 山西崇善寺藏本「踐」字函《大宗地玄文本論》卷三刊記作「經律論疏鈔三百餘部」。

⁴⁸ 西田龍雄，《西夏語之研究》，卷 2，頁 297-298。王靜如，《西夏研究》（冊 1），頁 5-6。

⁴⁹ 《影印宋磧砂藏經》，冊 586《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卷 9），頁 91。

影印本「何」字函《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卷末題記（按照經題結尾處格式錄文，並添加標點符號）記載了管主八負責刊印佛經事業：

上師三寶加持之德

皇帝太子福蔭之恩，管主八累年發心，印施漢本、河西字大藏經八十餘藏，《華嚴》諸經懺、佛圖等、西蕃字三十餘件經文外，近見平江路磧砂延聖寺大藏經板未完，施中統鈔貳佰錠及募緣雕刊，未及一年，已滿千有餘卷。再發心，於大都弘法寺，取秘密經律論數百餘卷，施財三百定，仍募緣于杭州路，刊雕完備，續補天下藏經，悉令圓滿。新刊《大華嚴經》板八十一卷，印施人天。回向西方導師阿彌陀佛，觀音、勢至、海眾菩薩。祝延皇帝萬歲，太子、諸王福壽千春，佛日增輝，法輪常轉者。

大德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宣授松江府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謹題。⁵⁰

這些經題雖落款不同，但皆有管主八謹題，仔細分析上述題記，可以得知其表現出不同時候已經進行過的事情：第一，管主八連續多年負責雕刊漢本、河西字大藏經八十餘藏、《華嚴》諸經懺、佛圖等以及西蕃字三十餘件經文。它們的刊印時間應在大德十一年以前，具體時間在下面論述。第二，管主八施資募緣分續雕《磧砂藏》經板，未及一年，已滿千有餘卷。《磧砂藏》又稱《延聖院本大藏經》，最初刊板於南宋平江府陳湖中磧砂延聖院而得名，南宋滅亡，雕刊工作中止。到元初大德元年（1297）延聖院又恢復了刊經事業。大德三年（1299）升延聖院為延聖寺，原來的刊經局也改為平江路磧砂延聖寺大藏經局，形成了分工嚴謹，由對經、點樣、管經局、提調、掌局、功德主、大檀越一班人組成，並有其他寺院的高僧大德共同參加。大德十年（1306）大藏經局人員出現變動，出現了管主八主緣的題記，不到一年時間已經雕刻《磧砂藏》千餘卷經板。第三，管主八再發心願和施捨財物，從大都弘法寺請取秘密經律論數百餘卷，仍募緣于杭州路，刊雕完備，以續補天下藏經。另外又新刊《大華嚴經》板八十一卷。刊印秘密藏和《大華嚴經》板的時間應該在大德十一年（1307）。

影印本「何」字函《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和影印本「遵」字函《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卷九題記內容極為相近，但二者還是有些差異。《大藏聖教法寶標目》題記施寫（大德十年即 1306）要比《聖妙吉祥真實名經》題記施捨（大德十一年即 1307）早一年。在《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卷末題記沒有提到「新刊《大華嚴經》板八十一卷」一事，這可以說明大德年間管主八一直負責雕刊佛經，隨著雕刊進度不同，題記內容也有所不同，但《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和《大藏聖教法寶標目》

⁵⁰ 釋智譯：《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影印宋磧砂藏經》第 585 冊，頁 74。

提到雕刊河西字大藏經八十餘藏沒有異議，這可以作為元刊刻河西字大藏經的一個版本。同時上述佛經題記向我們透露出一個資訊，即松江府僧錄管主八負責刊印的河西字大藏經應是雕版而非活字版佛經。

從國圖藏品可以瞭解到元印西夏文佛經存不同版本，即大德十一年 B11·049[3.17]西夏文刻本《悲華經卷第九》、B11·050[4.01、4.02]西夏刻本《說一切有部阿毗達摩順正理論卷第五》、B11·051[di7jian]西夏刻本《經律異相卷十五》⁵¹，經折裝，每折 6 行，行 17 字，有帙號，並有「奉大元國天下一統世上獨尊福智名德俱集當今皇帝聖壽萬歲敕，印製一全大藏經流行，當今皇帝聖壽萬歲，太后皇后與天壽等，奉敕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B11·052[1.16]西夏文刻本《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經折裝，每折 6 行，行 17 字，有帙號，題記有元皇慶元年（1312）西夏文發願文。⁵² B11·055[1.17]西夏文刻本《妙法蓮華經》⁵³，經折裝，每折 6 行，行 16 字，無帙號。題記有「當今皇帝御印，儀天興聖仁慈照懿壽元皇太后御印，正宮皇后御印」，「儀天興聖仁慈照懿壽元皇太后」指元武宗和仁宗的母親，即順宗昭獻元聖皇后，《元史·后妃傳》載：「順宗昭獻元聖皇后名答己，弘吉刺氏，按陳孫渾都帖木兒之女。裕宗居燕邸及潮河，順宗俱在侍，稍長，世祖賜女侍郭氏，後乃納後為妃，生武宗及仁宗……五月，武宗既立，即日尊太后為皇太后，立仁宗為皇太子……四年，仁宗即位。延祐二年三月，帝率諸王百官奉玉冊、玉寶，加上皇太后尊號曰儀天興聖仁慈照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⁵⁴根據題記記載西夏文《妙法蓮華經》應該在元仁宗延祐二年以後刊印的。

另外，河西字大藏經散施河西諸多寺院的記載目前也得到證實。在敦煌莫高窟北區第 159 窟出土西夏文刻本《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有帙號）經末有一長方形漢文壓捺印記，內容為「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施大藏經于沙州文殊師利塔寺永遠流通供養」。⁵⁵

《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Pelliot Xixia 924(Grotte 181)110、Pelliot Xixia 924(Grotte 181)112 內容為西夏文刻本《大智度本母》（卷第八十七，有帙號）尾題前有漢文壓捺印記，內容為「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施大藏經于沙州文殊師利塔寺永遠流通供養」。⁵⁶

⁵¹ 寧夏大學、國家圖書館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冊 5），頁 291-368。

⁵² 寧夏大學、國家圖書館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冊 6），頁 3。

⁵³ 《中國藏西夏文獻》（冊 6）定名為《添品妙法蓮華經》有誤，應為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見崔紅芬，〈英藏西夏文本《妙法蓮華經》研究〉，2013 年 12 月 13-15 日普陀山佛教論壇「紀念鳩摩羅什大師圓寂 1600 周年暨佛教教育現代化」。

⁵⁴ 宋濂等撰，《元史》卷 116，頁 2900-2901。

⁵⁵ 寧夏大學、國家圖書館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冊 16），頁 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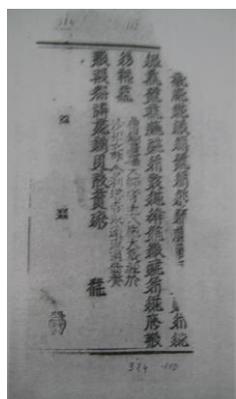
⁵⁶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等編，《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頁 99-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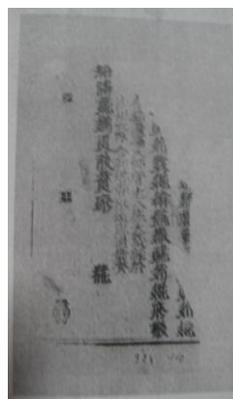
莫高窟北區第 159 窟
《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



崇善寺收藏之西夏文殘片



Pelliot Xixia 924(Grotte 181)110、Pelliot Xixia 924(Grotte 181)112 《大智度論》



山西崇善寺收藏之西夏文殘片，西夏文內容翻譯為「當今皇帝聖壽萬歲」，在殘葉上方有收藏者標注「西夏文經首殘片，為西夏國王李元昊與野利仁榮所創，元大德年間松江府杭州路大萬壽寺雕刻之一，非常貴重」內容。

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不論是標有元刻年代或有管主八壓捺印記的佛經都是刻本佛經，未見活字記載。王國維在其文章中沒有提及元刊西夏文《華嚴經》為活字本，從羅福萇最早提出《華嚴經》為活字版佛經以來，學界一直沿用此觀點。難道靈武出土的西夏文《華嚴經》另有刊印者？

學界認為黑水城、武威、靈武、銀川等地出土泥活字和木活字分別有不同特點，泥活字有字形大小不等，字體肥瘦不同，筆劃粗細不一，印墨有輕有重，經背透墨深淺不一，有的字放置歪斜，造成印墨半深半淺，有的行格不正，行距寬窄也不一致。泥活字易掉邊角，還有明顯斷邊現象等諸多特點。⁵⁷木活字版印本除

⁵⁷ 孫壽齡，〈西夏泥活字版佛教〉，《中國文物報》1994年3月27日3版。牛達生，〈質疑與期望〉，

有墨色濃淡不勻，字體大小不一，筆劃粗細不一外，更主要的是有挖補重印、捺印補字，版框欄線多不銜接，版面設計隨意改變，頁碼經名用字混亂、倒字錯字較多，有隔行竹片印痕等情況，⁵⁸但是比對武威藏泥活字西夏文《維摩詰經》（G21.055[10705]）、靈武出土木活字《華嚴經》、元大德十一年、皇慶元年刻本和西夏文《普賢行願品》（G21.055[10705]）等，筆者則傾向于西夏文《普賢行願品》（G21.055[10705]）為雕版佛經，具體情況有待於進一步考證。

G21·029[6725] 西夏文活字本 維摩詰經經下卷
經折裝，上藍色紙，高28.5厘米，寬11.6厘米，上下半條，欄高22厘米。
其印數字，第7行，行16字，經名有挖補，白紙內夾木，經折裝法與經下卷，字法墨色不勻，行內隔行不齊。



G21·029[6725] 西夏文活字本 維摩詰經經下卷 (31-1)

G21·055 [10705] 西夏文活字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經折裝，藍紙，高31.7厘米，寬12.2厘米，上下半條，欄高24.4厘米。
其印數字，第7行，行16字，經名有挖補，白紙內夾木，經折裝法與經下卷，字法墨色不勻，行內隔行不齊。



G21·055 [10705] 西夏文活字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32-1)

武威藏泥活字西夏文《維摩詰經》
（G21.055[10705]）

西夏文《普賢行願品》
（G21.055[10705]）

六、西夏文本《普賢行願品》版本

國圖藏西夏文《華嚴經》（80卷）的帙號是「解、資、產、鐵、生、東、江、山」，在克恰諾夫的《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經文獻敘錄》中還提到另一套帙號即用「大、方、廣、佛、華、嚴、經、典」八個字表示八十卷經文。⁵⁹國圖藏元刊西夏文《華嚴經》與《磧砂藏》、《普寧藏》版式是一致的，帙號卻不相同，表明西夏文《華嚴經》有自己的帙號體系。上文中標有大德十一年刻經、皇慶元年（經折裝，每折6行，行17字）和有管主八壓捺印記的佛經都有西夏文帙號，而「儀天興聖仁慈照懿壽元皇太后」御印（經折裝，每折6行，行16字）則沒有帙號，可見，元代刊刻的西夏文佛經並不是所有的都有帙號，情況也較為複雜。那麼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G21.055[10705]）與國圖藏《大方廣佛華嚴經》雖版式、

頁 71-72、83。牛達生，〈西夏活字版印本及其特點和價值〉，頁 71。史金波，〈現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頁 98-103。

⁵⁸ 牛達生，〈西夏活字版印本及其特點和價值〉，頁 72-73。孫昌盛，〈西夏印刷業初探〉，頁 40-41。

⁵⁹ Е.И.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стр.690.

字體一致，卻沒有出現帙號，屬於何種情況呢？

漢文《華嚴經》的帙號是比較複雜的，《磧砂藏》影印本「何」字函《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卷末題記載：「新刊《大華嚴經》板八十一卷，印施人天……大德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宣授松江府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謹題。」⁶⁰這八十一卷的新刊《大華嚴經》包括八十卷《華嚴經》和《普賢行願品》一卷，也就是說《普賢行願品》一卷與八十卷《華嚴經》為同一套帙號。原守屋孝藏氏藏品，現藏於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的泥金書《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有「杭州路奉溪界峰畫士/沈鏡湖同男應祥繪畫/華嚴經像八十一卷」，卷尾有題記，由李慧月至元二十八年施經。⁶¹根據李際寧考證，李慧月是入元的西夏遺民，生活的時期在西夏末年到元至元末年以前，他所施印的漢文佛經主要產生於元代杭州地區，其中相當部分為《普寧藏》。⁶²元代漢文《普賢行願品》放入八十卷《華嚴經》中，八帙八十一卷，那麼元刊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G21.055[10705]）是否也存在這種情況，所以在《普賢行願品》中才沒有出現帙號。

崇善寺藏《磧砂藏》本《大華嚴經》末函，即「臣」字函中還有元延祐六年（1319）刊本的唐般若譯《普賢行願品》一卷，每版 30 行，行 17 字，全卷也無千字文函號。據《宮內省圖書寮一切經目錄》載《崇寧藏》目錄中《普賢行願品》一卷與《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四卷、《注華嚴法界觀門》一卷、《釋華嚴經十二緣生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卷、《大方廣佛華嚴經金獅子章》一卷、《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一卷、《孛長者事蹟》一卷的帙號為「頗」字。⁶³

另在山西省博物館藏《注華嚴法界觀》一卷，無千字文函號，唯見版間折縫處有小注「合論十三帙法界觀八」一類字樣，表示《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十二帙及《法界觀》等一帙，共十三帙，「八」是紙次編號；又可認為，《崇寧藏》的千字文編號實際上止於第 582 函「土」字，因為最後 13 函無千字文函號。⁶⁴

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G21.055[10705]）到底屬於哪一種情況？其沒有標注帙號，再結合西夏經文旁標注漢字的現象，我們可以理解為單刻本或私刻本，不是用來收藏的，供信眾誦經和習讀佛經所用，這與《普賢行願品》非常流行有密切關係：

《普賢行願品》是西夏剃度番、漢出家僧人所必須誦讀佛經之一，足見西夏統治者和信眾對《普賢行願品》的重視。《天盛律令》卷十一「為僧道修寺廟門」

⁶⁰ 《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影印宋磧砂藏經》冊 585，頁 74。

⁶¹ 李際寧，《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頁 206。

⁶² 李際寧，《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頁 207。

⁶³ 高楠順次郎編，《昭和法寶目錄》（卷 1），頁 790。

⁶⁴ 李富華、何梅著，《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頁 171。

規定：「番、漢、羌行童中有能曉誦經全部，則量其業行者，中書大人、承旨中當遣一二□，令如下誦經十一種，使依法誦之。量其行業，能誦之無障礙，則可奏為出家僧人。番羌所誦經頌：《仁王護國》、《文殊真實名》、《普賢行願品》、《三十五佛》、《聖佛母》、《守護國吉祥頌》、《觀世音普門品》、《竭陀般若》、《佛頂尊勝總持》、《無垢淨光》、《金剛般若與頌全》。漢之所誦經頌：《仁王護國》、《普賢行願品》、《三十五佛》、《守護國吉祥頌》、《佛頂尊勝總持》、《聖佛母》、《大□□》、《觀世音普門品》、《孔雀經》、《廣大行願頌》、《釋迦贊》。」⁶⁵

《普賢行願品》不僅是試經度僧必須考核的內容，而且也是西夏寺院選舉座主時需要解說的經典之一，《天盛律令》卷十一「為僧道修寺廟門」載：「國境內番、漢、羌中僧人、道士所屬居士、行童中，及前僧人、道士等中有為座主者時，能完整解說般若、唯識、中道、百法、華嚴行願等之一部，解前後義，並知常為法事者，國師及先住座主、別有巧智師傅等，當好好量其行，真知則居士、行童可入僧人中，衣緋，為座主，勿得官。先前僧人、道士□道士者為僧人，彼等一律先黃衣者當衣緋而為座主，好者可得官爵。」⁶⁶

此外，在西夏佛事活動中，《普賢行願品》常常施捨經文之一，有皇室刊印施捨的，有一般僧人印施。《普賢行願品》(TK-98)是羅皇太后于天慶三年(1196)在仁孝去世三周年齋戒法會上刊印施捨的，羅皇后刊印《普賢行願品》的發願文為：「伏願仁宗皇帝，佛光照體，駕龍軒以游淨方；法味資神，運夔乘而御梵剎。仍願蘿圖鞏固，長臨萬國之尊；寶曆彌新，永耀閻浮之境。文臣武職，等靈椿以堅貞；玉葉金枝，並仙桂而鬱翠。兆民賀堯天之慶，萬姓享舜日之榮。四生悉運於慈航，八難咸沾於法雨。含靈抱識，普會真源矣。」⁶⁷

《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四十)(TK-88)印施題記載：「大延壽寺演妙大德沙門守瓊散施此經功德。大安十年(1083，惠宗在位)八月日流通。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普施盡法界，萬類諸含識。依經行願行，廣大無有盡。滅除惡業罪，速證佛菩提。」⁶⁸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西夏時期刊印《普賢行願品》或為亡者追福，或是出於虔誠信仰，或僧童習讀或座主宣講。西夏文《普賢行願品》(G21.055[10705])經文旁標注漢字的現象，正說明其被廣大信眾或僧童用來學習和誦讀佛經之用。

⁶⁵ 史金波等譯注，《天盛改舊新定律令》，頁 404-405。

⁶⁶ 史金波等譯注，《天盛改舊新定律令》，頁 403。

⁶⁷ 《俄藏黑水城文獻》(冊 2)，頁 372。

⁶⁸ 《俄藏黑水城文獻》(冊 2)，頁 325。

七、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首先對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G21.055[10705]）進行譯釋，並與《卍續藏》本和黑水城金刻漢文本進行比對研究，可以確定《卍續藏》與金刻本基本一致，僅個別字使用上稍有差異，《卍續藏》本是序文後接《普賢行願品疏》（10卷）。而西夏文本（G21.055[10705]）與金漢文本在格式結構上相同，即序文後接《普賢行願品》經文。西夏文本與金刻漢文本在用詞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西夏文譯本並沒有嚴格按照漢文進行字面對譯，而是在理解漢文意思的基礎上，結合西夏語義特點或黨項人的風俗習慣對一些詞語進行改動，西夏譯經者在比較透徹的理解漢文疏序所要表達的內容基礎上，對有些內容進行調整翻譯，以更加符合西夏人的習慣和表達出西夏人希求以崇佛誦經來保佑國祚長久的美好願望。接下來對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疏》序版式、版本等進行考證，並通過比對西夏文泥活字、木活字等版本，結合元代刊印佛經等材料，筆者傾向於西夏文本疏序是刊印本，而非活字本，屬於單刻本或私刻本，與當時西夏境內《普賢行願品》的盛行有密切關係，是供廣大信眾或僧童用來學習和誦讀佛經之用。

參考文獻

-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卷9）（1943）。《影印宋磧砂藏經》冊586。上海：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印行。
- 《西京雜記全譯》卷三「咸陽宮異物」（1993）。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 《華嚴法界玄鏡、注華嚴法界觀門、法界宗五祖略記、賢首五教義開蒙》。臺北：大乘講堂印。
-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等編（2007）。《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牛達生（1995）。〈質疑與期望〉。《寧夏社會科學》1。
- 牛達生（1999）。〈西夏活字版印本及其特點和價值〉。《寧夏社會科學》1。
- 王國維著、彭林整理（2001）。《觀堂集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 王靜如（1932）。《西夏研究》（冊1）。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史金波（1997）。〈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北京圖書館館刊》1。
- 史金波（1998）。〈現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今日印刷》1。
- 史金波（2007）。〈千年活字印刷史概說〉。《固原師專學報》4。
- 史金波等譯注（2000）。《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
- 西田龍雄（1966）。《西夏語之研究》（卷2）。中西印刷株式會社。
- 西田龍雄（1975）。《西夏文華嚴經》（冊1）。京都：京都大學出版社。

- 西田龍雄（1977）。《西夏文華嚴經》（冊3）。京都：京都大學出版社。
- 宋濂等撰（1997）。《元史》卷18、116。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
- 李富華、何梅著（2003）。《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李際寧（2007）。《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孟列夫著、王克孝譯（1994）。《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等編（1996）。《俄藏黑水城文獻》（冊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孫昌盛（1997）。〈西夏印刷業初探〉。《寧夏大學學報》2。
- 孫壽齡（1994）。〈西夏泥活字版佛教〉。《中國文物報》3月27日3版。
- 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40。《大正藏》冊10，第293號。
- 高楠順次郎編（昭和四年）。《昭和法寶目錄》（卷1）。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印刷。
- 崔紅芬（2009）。〈英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殘葉考釋〉。《文獻》2。
- 崔紅芬（2010）。〈西夏遺僧「慧覺」考略〉。《世界宗教研究》4。
- 崔紅芬（2013）。〈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願文再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主辦第二屆東亞佛教思想文化國際研討會提交論文。
- 崔紅芬，〈英藏西夏文本《妙法蓮華經》研究〉。2013年12月13-15日普陀山佛教論壇「紀念鳩摩羅什大師圓寂1600周年暨佛教教育現代化」。
- 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大正藏》冊55，第2157號。
- 道[厄爿]集。《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卷下）。《大正藏》冊46，第1955號。
- 寧夏大學、國家圖書館等編（2005）。《中國藏西夏文獻》（冊5、6、16）。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藝出版社。
- 慧覺。《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卍續藏》冊74，第1470號。
- 澄觀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藏經書院版《卍續藏經》冊7。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贊寧撰、範祥雍點校（1987）。《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
- 釋智譯（1943）。《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影印宋磧砂藏經》冊585。上海：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印行。
- Е. И. Кычанов（1999），*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 З. И. Горбачё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1963），*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Н. А. Невский（1960），*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1.